

新淦縣志卷三十二

雜志目錄 共計一百十二條

漢 計一條

屏星漢制

吳 計二條

聶友射鹿 二板挾舟

晉 計二條

陶公故跡 牂牁雨見

唐 計三條



新淦筆工 法華妙語 廣濟靈王

宋 計十四條

新淦柑橘 前輩壽考 三孔世系 北帝古鍊

荆公詩話 子諲賜庄 戲魚石帖 旌忠庄記

武穆工詩 受金減算 斬王故物 劉宰驅蝗

韓氏官田 點化風煙

元 計十一條

蕭公神異 缺釘寄舟 爬沙異狗 白鶴奇花

文矩楊妃 定侯好士 僕忠報主 燭淚沾衣

牽車服賈 師死不倍 克明竊淦

明 計四十三條

天寧元帥 洪武修史 纂修禮書 子寧契友

三絲及第 靖難兵起 忠烈遺事 子寧予諡

子寧詩句 文靖北征 文靖漢硯 曾魯博雅

縣南官帖 詩網珊瑚 芙蓉廳怪 廣壽石刻

水部回生 魁星在舟 給諫別墅 酒壚少女

青溪詩社 公子詩法 念庵講學 義士還妻

朝川圖畫 墨林清玩 梅溪清隱 映雪孫齋

雞曙山軒

雲谷藏書

秀峯席帽

愛敬堂文

舒嘯軒文

仲交詩狂

麟經學問

富民急公

升庵琴瑟

神琴潤筆

楮談異樹

朱昌秀才

石匣飛鳧

觀音示兆

鼯鼠無禮

國朝計三十六條

施公講學

施公諷諭

勻糧編甲

九達禪師

丁公神異

補之梅派

明臺詩句

鳴蜩試土

鱗蟄木中

文士襲古

楊生滑稽

不得其醬

三台奠位

陶母墓辨

閩猪果報

鄉曲公言

新淦陶磚

蕭晏靈祠

丈峯美女

鬼厭拘束

女爲陽物

身漸縮小

儉父別茶

維嶽生申

紫姑神卜

獅子麒麟

事君盡禮

成宏製藝

乳水源流

文正官箴

恩榮筵宴

翦綵時行

監軍廟考

泥溪城口

花燭傳奇

文達論交

新淦縣志卷三十二

雜志

土地人民政事誌之經也推類以及其餘廣採以暢其說識大識小要期無悖於道焉况牛鬼蛇神資文人之與致街談巷議必故老之傳聞譬之土壤細流皆山海高深之助云爾作雜志

漢

豫章烈士傳云孔恂辟爲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刺史嘗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



曰使君去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
史追謝之乃止一見謝承後漢書按屏星卽車上竹席
障塵者或加竹作簾篁古謂之第

江西考古錄

吳

聶友於封溪夜射白鹿中之尋跡不見乃見箭著一梓
樹皮卽伐木皮便有血出旋斫旋合不可斷友更多著
斧伐之遂斷取其二板以爲牂牁後友船行遇風作他
船皆沒惟友船獨全尋看乃向梓板夾扶其船友大異
之封溪在新淦縣北二十里今有聶友所用梓木爲牂

牁者遂生爲樹其樹猶存本至合抱人伐而倒植之枝

條皆下垂

豫章記

搜神後記友伐樹截二板置陂下常沉或浮出則家有
吉慶友常乘以迎客中流欲沒友呵之則復浮官丹陽
時板忽隨至石頭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因解職歸二板
挾舟行一日卽至其後板或出爲凶禍云

搜神記

晉

邑百華寺有讀書臺陶桓公故蹟也下有洗墨池池今
爲井寺僧云往歲邑有占魁選者池水盡黑鄉先達劉

公麟占禮魁是歲水黑甲午黑先大夫應墨泉之號以此戊午又黑余復忝竊桓公母爲淦人第不知桓公會寓此否也池真偽尙未必然所謂黑者亦泉脉偶然不足爲異也

秉器集

北堂書鈔舟部牂牁引聶友陶侃故事其一出豫章記云聶友夜射白鹿伐木遂生爲樹今其木猶存本至合抱人伐而倒植之枝條皆下垂其一出潯陽記云郡西北有一楊柳樹枝條繁茂垂蔭四畝傳云陶公牂牁成此樹二公江西人皆有牂牁成樹事亦爲靈異

江西考古錄

唐

宋岳侍郎珂玉楮集載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時宰囑以新淦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才得二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鮮試之乃絕不堪大怒曰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君勿草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苟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匠者夜窻偶試昆陵張顥筆因爲賦詩云世間

未必無臯夔九疑虞舜不可追武皇銳意開絕漠摧鋒
乃亦有衛霍嗟哉格物本一理顧人所用何如耳筆工
在昔本市傭束毫傳管求售同誰云進伎不進道意匠
輒與歐褚通虔州刺穴覓佳筆雙管何堪須百日星馳
一騎到長安試手鳳池隨棄擲老奴恟慄丞相喚能用
此筆能幾人願窺翰墨減工製必使揮毫誇入神斗柄
初回開電笑橐籥杲符人所料中山聚族倘未殫束帛
那容及年少是知人才用舍識別唯一心臯夔衛霍無
古今妍媸能否唯在上所使此筆區區正其比我生識
字僅一丁眼前所見徒毘陵未知當年新淦定何若正
恐鍾衛二王無合作君不見此老一去知幾年當時鑿
裁無復傳紛紛鷲毛抱筓賣恰費書傭三十錢

帶經堂

詩話

漁洋山人云唐崔國輔法華寺詩松雨時復滴寺門清
且涼語最妙宋初潘閔詩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亦
佳然不免作意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盛唐
諸家詩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
不易之論

居易錄

新澤縣志 卷三十三
隔江界市卽丁僉事鴈水所云花外夕陽人倚樓之處也溯流二里許古廣王廟在焉舊志失載王爲唐詩人李頻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藝文傳才調集所載中流日暮見湘煙一篇其作也懿宗時爲建州刺史卒見神黎嶽郡人祠祀之宋紹興中封靈顯忠惠公後加靈佑善應王再加廣濟王又加福佑威濟信順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史之神載在祀典有黎嶽集頻以詩人歿而爲神與宋漫塘劉宰以道學正人而傳爲瘟神者同一不經也 池北偶談

宋

新淦土宜柑橘不減洞庭亦以近水植者爲佳陳藏器云柑有朱柑黃柑乳柑石柑沙柑橘有朱橘乳橘塌橘山橘黃淡子此南方之果閩廣温台蘇撫荊州爲盛橘皮比柑色黃而稍厚理稍粗橘可久留柑易腐敗朱橘小而色赤如火不待霜後色味已佳外薄內盈其脉瓣隔皮可數松毛綠豆藏橘可以久留昔曾三異以橘與長韻遺周益公時已暮春益公次其韻載平園集益公詩云茶蘼殿春枝滿霜盧橘熟夏今乃黃彈丸煌煌照

坐光老叟驚詫見未嘗客言采果孟冬月剖竹爲符帶
蒼雪包之赫蹠滿貯中纏以絲臬外合節或藏綠豆飲
醉翁或雜寸橐仍緘封三說未識將誰從但覺色香新
摘同分甘安能與衆樂秘方何惜都傳却已誇指下石
化金仙指併求君勿噓據此則新淦藝橘舊矣

平園集

文人壽考如曾三異年九十猶能作小楷寫六經聰明
不衰可稱人瑞三異爲周益公門人尤工考証之學立
朝逾年奉祠而歸端平初楊東山累辭召命以集英殿
修撰致仕家居亦年八十餘三異攜茶訪之云寒衣不

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
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
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陸放翁云身作太翁垂九
十此身雖在亦堪驚又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
告乃翁愈老愈壯前輩丰稜可欽

宋詩紀事

新淦孔克寬字立夫至聖五十五世孫金文靖記其先
有曰績者仕吉州推官避黃巢之亂遂家新淦之西江
子孫漸繁殖績之後逾七世則文仲武仲平仲是名三
孔三孔之後有曰源者與其子誠子昌慕澧溪山水之

勝遂卜泉井居之是爲克寬之始祖宋史載三孔新喻人至聖四十八代孫而武仲官國子司業時詆王氏進起居郎才名之盛二蘇與三孔並稱氣魄剛直才致橫闊元祐文人之雄也然武仲恃才負性爲蘇氏所使攻毀程子晚乃懊恨嘔血而沒君子病之其集稿罕傳周必太太爲搜羅合名三孔清江集當時已不可多得矣

宋詩抄

北帝觀碑記載觀建於漢末曾習元至

國朝康熙戊午道士廖文通赫修精進庀材增葺觀有古

銅元始天尊一座古鍊天師一座文昌帝君一座嘉慶

間耕者於斷隴中掘得鍊瓶二座款識咸淳九年五月

彭焯鑄供以今尺量之高一尺八寸圍七寸五分元詩

抄有云人物古咸淳此瓶又在蕭公鍊錄以前矣

新編

王介甫拘狠之性於世寡合烏臺詩獄未嘗不左袒其

間而於宋玘獨存疇昔罷相歸金陵東坡宋玘皆往過

之誠齋詩云蹈月敲門訪病夫問來還是雪堂蘇不知

把燭高談許曾舉烏臺詩帳無介甫贈玘律詩溢至六

首中云故交重趼恩何厚新句連篇韻更高則與玘相

得之樂可知

國朝錢籜石侍郎論詩謂東坡有東坡之趣若半山則并無半山之趣半山七律不過用數虛字束緊以見格律然贈玘詩云寒裳遠野誰從我散策空陂忽見君亦何嘗無別味也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秋水白頭想見江南東坡注目久之曰此老真野狐精也

參引誠齋東坡集

向子諲薌林詩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雨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樓攻媿云香山得洛

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薌林得臨江楊遵道光祿別墅故云孫覲薌林碑玉笥之下淦水之濬亦舉山川形勢大畧而言蓋南渡時諸勲戚大臣鄉里翦爲戎境多有乞恩置田於新淦如韓蘄王者是也子諲本傳言之甚明

宋詩紀事

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爲法帖之祖帖之成帙可置案頭者自昇元淳化始臨江帖卽戲魚堂帖元祐間劉次莊摹閣帖十卷於臨江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用工精緻當時謂可以亂閣本真

蹟然所鑄過巧失真一對質則自徑庭矣又別有二王帖亦石刻自述釋文之誤慶元間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堂帖並釋文重刻於益昌官舍釋文字較原帖稍大次莊爲江西漕使過敷淺原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不但工書其詩亦多姿媚今戲魚遺址東山禪院清江新淦並載其事而宛陵公則尊屬之新淦按閣帖初刻在淳化三年壬辰至次莊翻刻於臨江爲元祐七年壬申相距百載劉潛夫云潭帖絳帖大瘦臨江戲魚堂帖大

媚

國朝翁覃溪云爾時郡邑爭拓致江空壁响傳登登豈當

日交相藏弃以誇美歟

孫承澤閒者軒帖考

宋高宗深於書法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則其工力可知旌忠碑爲高宗初年手筆然已拉入黃涪翁波拂處猶存蘭亭遺意其字徑寸用寶後復有一押如瓜字形碑在玉峽城隍祠高七尺下方鑄韓棼記亦清整可觀嘉慶間祠燬於火真蹟不可得矣明初新淦書家以宋一俊爲妙品周所立草書不敵也

一俊以善行楷徵書制誥授官中翰詩名頗爲書法所掩呈中書寔義云共捧天書出九重匣開金璽五雲封紫薇署裏初分用已覺先生滿座中

冰壺集

賓退錄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

青泥市

按青泥一作清沂

題詩蕭寺壁間淳熙間林令梓欲募

刻於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明周謨武穆碑記言江水嚙岸寺遷碑亦隨之嘉靖間始改名新修寺其詩載入藝文志武穆佳句如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真有雅歌投壺恂恂書生

之度朱檢討竹垞云鄂國英雄士淮陰伯仲間此豈灌

絳無文者可同語哉

參引明詩綜

徐從政隆興中爲新淦縣丞被憲檢克承勘官宿於吉

水之徐姓其家先夕夢神人云明日有徐侍郎來宿他

日莅吉州宜善待之至晚從政至遂具盛禮相迎及回

復夢曰徐此行受人金枉人一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

官止於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訝之以問一老人爲道

其詳後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於邸年

止三十四

監懲錄

由潯湘官田至竹城相傳爲韓世忠旌忠故址居人鋤
牧每獲古器好事者編爲檢審錄希冀創獲何其愚也
然實有由此致富者古樽罍瓶爐插空石硯每落人間
乾隆庚子獲銅鼓銅鑼三十餘器悉屬行軍之物按斷
王之寶以神臂弓爲最韓步卒目見有人以神臂舊樣
獻於韓韓令如其式制度以進賜名克敵制勝強遠能
破堅於三百步之外是瘞器埋金亦英雄不玩物喪志
之意乎

揮塵後錄

劉漫塘宰爲新淦令羅愚作琴堂箴可謂反身而誠

達理舉之文矣漫塘長於吏治而世傳其爲蝗神居易
錄云南宋劉漫塘爲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祀之則蝗
不爲災俗呼莽將

居易錄

紹興十三年改岳飛第爲國子太學堂曰崇化金陀粹
編先臣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功臣鶴林玉露韓世忠
嘗議買新淦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賜號旌忠當時諸
將各以姓號如張家軍岳家軍朝廷頗疑聞其買田以
爲喜故賜之趙昱詩云崇化堂新故府遷傷心刺出繡
袍鮮岳家昔與張家並今日韓家有賜田

南宋雜事

唐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
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曉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
語新淦王德升德升云造語固佳尙有病如芳草柳絮
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於犯重不如各更一
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吉水曾敏
求獨醒雜志

元

蕭公神異志袁茂文參伯爲郎日舟行大江中忽暴風
後舟覆溺篙師二袁思以一人之私冒險破浪致二人
者不得其死爲文祭之是日舟行甚駛若在安流中初
不爲異也又舟過豫章有盜舟同泊袁告官司擒之置
於法謂法且盡矣次年歸壽其父封君過泰和縣尹畱
之飲夜且半念壽期甚迫解纜宵行去縣三十里盜舟
尾其後忽岸頭一夫役狀猖狂如醉者袁不之問又行
數里夫役大言日事迫矣請袁先生速來吾將有言袁
察其人賤人也而舉止不凡因登岸接之曰吾蕭公也
辱公數加禮吾數報公曩大江之行公在安流申吾力
也公忘之乎因日有盜尾公舟將不利於公卽曩者同

宿餘黨也其人可擒舟中皆木刀而以錫箔貼之無慮也且一在草中竊聽捕之卽得款如其言因大索後舟木刀各插茶具中羣盜咸伏首請罪茂文以無贓證可據諭令改行放之因命酒對酌謂茂文曰神人一也神聰明正直居官者亦聰明正直何政之不修茂文方獻酬間又一人前曰吾某神也爲蕭公部下茂文亦命同坐謝不敢因與其僕同酌頗極歡狎須臾別部神者醒左手尙拳發之有紙錢數貼在掌中茂文自言

浣水續談

余鄉大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公名天任祖伯軒宋咸淳間死爲神立廟元時以其子祥叔合祀本朝嘗遣官諭祭公永樂中屢著靈異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相傳公客遊四川時從舟人求寄一鈔重千餘斤舟人難之公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去不知所在舟至洋洲舵淺不進前夕其家夢公云吾寄一鈔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至江問客舟鈔所在舟人恠訝家人云昨夕吾翁夢報我因共曰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寄鈔後不果來豈卽此也因共從舵尾索之鈔繫其上又客舟載芝麻江上舟忽漏然不可尋因共祝神

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如故索之有一魚從漏中
出腐矣年八十一坐化洞庭之上成祖北征見有神從
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封順天王今其冢在廟門之
右大可盈屋又有甃桶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時囑
無葬我第以甃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叩之無
不嚮應於蜀尤著云

秉器集

有周公者余鄉人去余舍僅一里許其像乃肉身瀕江
舊有廟後圯家人移入舍祀焉相傳公爲水神大著靈
應有爬沙狗能爬沙湧泉水余舍之後邇大江岸高三
四丈上多民居近十年岸崩及民居下爲一深潭潭上
下水甚駛潭中有一物狀如黑犬第脚稍長每炎暑時
從潭中出曝對岸沙中人競噪之輒復入水或投之石
殊不懼如是三四年今潭又稍平是物無復見矣豈張
司空所謂癡龍者乎抑卽公狗也

楮談

睡香花產廬山因南唐李主得名改爲蓬萊紫移植舍
風殿新淦花卉以白鶴花爲奇品玉筍誌云玉筍山中
有白鶴花頂翅宛然類鶴王蘭友爲作詩送至廬陵劉
誥和之云縞衣元爪立前除天上人間翦紙糊除却青

青三四葉月明滿地却全無千載蘇仙上帝鄉空餘琪
草似人長夜涼環珮不知處夢覺滿山風露香

廬陵劉

詵桂隱集

桂海虞衡志白雀花立春開

新淦鄧氏寶蓄楊妃醉遊圖劉仲修以爲周文矩真跡
間以示余求著其語世之可畫者衆矣而於玄宗遺蹟
畫者尤善於其形容豈其意於垂戒而致然歟抑其荒
淫之風有以入人之深而將以爲遊玩之具也雖然古
語有之賢賢易色使玄宗移是心而施於韓休張九齡
諸賢則開元之不績庶其有終而寧史之徒日累千百

亦何患哉不此之囑而宴遊之是務固未如之何也已

矣然文矩之畫精神意度溢於目中豈世俗所可彷彿

耶

玉屑集

定位字子靜僞漢時守臨江兵不滿千人招聚驍勇屢
挫強敵轉危爲安友諒褒其治績以勵境內子靜雖武
人而好延攬儒碩文宗六朝吾鄉周所立與之遊時相
倡和鄱陽之戰子靜以元戎領兵江上殲焉所立有春
日寄定子靜追和定侯遊慧力并懷舊諸詩又哭定子
靜二詩觀其人文雅風流儻擇賢主而仕卽不得與宋

劉諸公旗鼓相向當亦不失爲禮士好文之守乃爲羣
雄所得身名俱隕惜哉

府志

參政張頤孫爲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
而死頤孫利其貲與弟珪謀殺之賂郡縣吏獲免其僕
胡忠訴主之寃於上官大德四年二月戊午頤孫及弟
珪等伏誅於隆興帝其貲悉還胡氏

元史仁宗本紀

新淦青泥謝氏夜遇盜獲其主與主婦將加刃焉令出
所藏一婢前曰無傷我主父主母錢帛出入悉我掌之
第隨我來乃秉燭引盜入至所藏令取金帛而去其主

尤之曰無憂也向秉燭時盜爭取金帛我以燭淚染其
衣明日訪之衣有燭淚則皆盜也如其言果獲盜此婢
於倉皇迫促中保全父母盜旣得而財亦復歸蓋智婦

也

江湖紀聞

牽車服賈孝養厥父母此亦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
之者也石門梁寅有夫子之目其贈新淦周孟輝序云
今天下一家而九州同文萬方同軌士生斯時以盛壯
之年有強毅之力周遊遐覽多其識而豐其蘊獨非願
歟淦之沂濱周茂才孟輝前嘗造石門山中一見知其

爲篤實有志者自言其居也順父母親賢良尙文學其出也致遠以服賈懋遷以贍生而因獲友四方之才俊觀聖賢之遺跡是皆古名人之所嘗爲而異夫庸流者也及今再至告余以將復有行役余壯其行且語之曰今之號爲士者或安於孤陋步不出里門耳目若塗附或徒知爲利則雖涉遠而實無所見聞是則其處其出悖於義均矣孟輝知學問者也處而敬親長孝弟之行敦出而弔往古心胷之蔽祛其不謂之有志之士哉昔司馬遷少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宋以歸然後著史記今孟輝亦嘗越漢沔由襄樊道秦關抵雍涼而返於是而再出必歷所未歷見所未見俟其歸有以語我將欲爲今之史記孟輝其將無少助者耶言旋之日高堂慶賓親聚喜而余亦將賀子之超於前也

石門集

饒雙峯魯鄱陽人字伯輿爲黃勉齋門人於晦庵爲嫡孫行廬陵羅綺子遠師事之同時又有新淦董敬庵韓秋崖皆爲雙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及其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

韓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木主每夕逆旅必設位奉主哭臨及道由撫州黃東發時爲守聞之卽往迎之亦制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韓畱郡齋按董韓二人於理學不知何如然其敬事雙峯至死不渝可錄也

周密齊東野語

元至正十九年僞西漢陳友諒將鄧克明爲新淦州守擒殺劉世英陷崇仁樂安友諒以克明爲右丞進據撫州戰爭無虛日以人食人抱痛銜冤野無青草蓋元季

臨吉撫郡守玩寇偷安奉詔遠來者多假督兵爲名又招權納賂釀成其禍安成處士周霆震詳載其事言順帝壬辰寇陷武昌順流而下百戰洪都克明率江西之黨攻延平江州八月破之克明亦大敗屢亡失甚衆始復奔還霆震作延平龍劍歌以刺之云延平之淵深復深白日下照蒼龍吟古來此處會靈物中有未死英雄心黑風一夕噓蜃氣坐看海洲俱陸沉咄哉蝮蛇敢流毒鼓召妖孽紛來侵老龍掉尾纔一怒百怪灑血腥淋淋書生投筆起大叫稽首再拜皇穹臨龍兮龍兮爾之

潛也已千載豐城故鄉昨失守宜扣天關勅牛斗下取
老蛟心血剖指揮九日付羿弓馳檄風雷殲巨醜胡乃
坐觀潯陽肆鯨鯢魍魎羣相隨剗肌剔髓四海糜
遂令魚腸豪曹甘毀折岐山之鳳鳴聲絕忠臣扼腕空
頭白赤子拊心眼流血時哉好從檀谿踊躍起的盧呼
取黃熊赤豹來清都并與宋帝獨驅之長刀龍門將軍
天山之三箭神會大冶飛昆吾迅掃六合塵模糊我當
遠求華陰土助爾光芒增快覩問天洗甲挽銀河蘇息
蒼生溥霖雨後果被執其黨爲天寧翼元帥何文輝并

而誅之克明寨址在治東四十里遺壘尙存上有龍潭
林木霆震又有登城詩云世祖艱難德澤深悲風城郭
怕登臨九朝天下俄川決七載江南竟陸沉其紀元末
兵興以來之事最詳皆可爲國史補

周石初集參引撫
州府志

明

元季鄧仲廉據新淦明太祖義兒何文輝以天寧翼元
帥守寧國進江西行省參政數攻江西未下州縣討仲
廉斬之援安福走饒鼎臣平山尖寨從徐達下平江由
江西取福建度杉關入光澤新淦賴以平靜而廟祀無

聞豈反下於楊吳時周本哉

明史

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金匱之書悉輸祕府冬十二月詔發所藏元十三朝實錄纂修元史命宋濂王禕爲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天台陶凱中立與祁門汪克寬德輔金華胡翰仲申餘姚宋元禧无逸臨海陳基敬初休寧趙汭子常新淦曾魯得之淳安徐尊生大年鄞傅恕如心新喻趙堦伯友長洲謝徽元懿傳著則明高啟季迪寧波張文海及黃箎王錡凡一十六人相傳龍溪林弼元凱亦與史局然內閣所儲林登州集其序傳

均未言其修史蓋林所修者禮書也至大年詩集有送操琬公刻還鄱陽作其一云宿德高年史局尊經旬病廢想邛園相期麟至方投筆忽報驪歌已在門幽谷須從李愿空齋恨不閉何蕃芝山當戶青如舊笑把青巒入酒尊其二云汗牛何啻三千牘奕葉相兼二百年太史網羅無軼事諸生綿蕝媿新編綠陰晝永毛錐健青瑣宵分蠟炬連千里揚帆東匯澤也應回首會丹鉛潛溪亦有送琬詩云帝曰元有史是非尙紛揉苟不亟刊修何以示悠久宜簡巖穴臣學識當不苟袞斧嚴義

新澤縣志 卷三
例執筆來聽受使者行四方持檄盡蒐取非惟收譽髦
最欲尊黃耆予時奉詔來君亦至鍾阜一見雙眼明不
啻蒙發蔀大啟金匱藏一一共評剖發凡及幽微勝辨
白與黜奈何君有疾客邪干氣母翩然賦式微使我心
中疚則瑰寶與編摩者宋无逸寄潛溪詩云當時十八
士去畱各有緣所云十八士者公剡居其一矣以先去
故未得列名也是年秋八月書成丞相宣國公李善長
表上時克寬沂基元禧輩皆引歸不受爵仕者亦未盡
通顯惟凱與魯登三九之列

明詩綜

洪武二年八月詔纂修禮書徵儒士徐一夔梁寅劉子
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剡至京時曾魯
以元史方成奏畱之同纂修三年九月書成賜名大明
集禮通五十卷授曾魯徐一夔周子諒董彝以官梁寅
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而元史之成爲期不過六月故
極其牽率徐大年詩云草草便垂千載後遲遲難俟百
年餘是矣李善長表進文亦云據十三朝實錄之文成
百餘年粗完之史於時以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
徵未爲完書復詔儀曹分遣呂復張貫歐陽佑黃盅等

一十二人分行天下凡涉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遣儒
生危於等歷燕南北開局於故國子監采訪文字請行
中書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爲總
裁官續完元史纂修一十五人臨海朱右崇德具瓊義
烏朱世廉青田王廉嘉定王彝金華張丁河南高遜志
江陰張藻當塗李汶吳張簡青城杜寅東平李懋暨俞
寅殷弼而趙璠仍與其列是年七月竣事良由孝陵猜
忌諸臣畏觸逆鱗不復更其隻字但就庚申君事補綴
與前編絕不相蒙致有一人而作兩傳者其牽率猶如

故也 明詩錄

練中丞子寧金文靖幼孜少在膠庠相友善中丞謂文
靖曰子他日爲良臣我必爲忠臣二公後俱以春秋魁
多士臨江春秋之盛蓋自二公後稍傳安成今人知安
成之盛不知二公實始之也中丞死靖難而文靖從成
祖入內閣其勸班師及密謀不發喪最有功社稷傳云
公處僚友能讓鄉父老相傳成祖謂公金老實然以文
貞文敏之才同心共濟愈於忌賢者遠矣至却或人之
請卒不爲子弟求祿老實者不當如是耶良臣之期爲

不負矣

河上楮談

鄉先達練先生子寧洪武乙丑廷試第二余鄉人至今稱爲練狀元蓋是科會試首黃子澄次先生次丁顯及廷試丁首選次先生次黃子澄先是高皇夜夢三絲墜地將臚唱以子澄年少論議過激稍抑置二甲第一而以二甲花綸易之三人者姓名俱有絲適與夢叶高皇喜甚曰江南無練姓是必伯尙子也並賜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於是京師有黃練丁丁練花之謠一云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一歲二開科也如韓

克忠爲丁丑狀元六月再試蓋是歲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殿試以陳郊爲第一中原西北士子俱被黜落咸以爲言上閱所取多南士心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郊等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韓克忠第一故世有兩榜狀元之說相距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乃知前輩傳疑要非一人也余鄉舊有狀元坊在學宮之左余少時猶見之今毀矣

秉器集

靖難兵起練子寧出募兵臨安被執陞見語不遜磔之

赤其族械其妻郭氏并二女詣京師行次采石郭給械者曳長女赴水死子寧一弟亡命奔湖廣僉事張承之張亦新淦人利獲奸賞格擊鼓升堂練度事洩踰垣急遁索不獲張以詐論棄市時因子寧逮戍者數百人吉水錢習禮與練有姻連恒爲鄉人所持楊溥一作楊榮因言於帝帝曰練子寧在朕當用之禍始解救幼女瓊瓊回籍邑令吳爲擇配得陳用昌給還籍產有小女戶萬歷乙未邑令王入覲道經德興憇練祠見其堂曰浩然召詢之祖子寧至此八世矣王歎曰豈所稱踰垣遁者之後耶言於府主道院檄學頤學碩歸淦而謝肇淞小草堂集詳載金川門之變子寧有侍媵抱匝歲子匿免入閩萬歷戊戌六世孫綺爲新寧陳孝廉書記孝廉計偕入浙邀江右楊生應祥者同舟應祥先夕夢子寧謁已比入舟見書記問何姓曰練家兒曰得非吾鄉中丞後乎詰其實孝廉遣綺歸致書當事俾奉練祠復其家肇淞紀綺歸淦詩另載藝文志子寧詩文散落良由革除之禁甚於元豐然金川玉屑之編久而日星不滅至正德中同知王佐輯得數百篇提學副使李夢陽序而梓

之娟秀妍雅泠然可誦

舊志參錄小草堂集曝書亭集

邑方伯張芹備遺錄載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御劄付禮部尙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云云忠貞幼女瓊瓊回籍之命應在此時按備遺錄已無成本閱鄱陽胡忠烈公閏遺事二冊志靖難本末頗詳因錄於子寧遺裔之後

忠烈遺事

建文死事諸臣褒卹之典久而未舉崇正間禮部尙書

顧錫疇建議諡建文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贈死節諸臣予諡贈太師者文學博士方孝孺魏國公徐輝祖贈太保者兵部尙書鐵鉉禮部尙書陳迪刑部尙書暴昭御史大夫練子寧贈太子太保者禮部侍郎黃觀戶部侍郎卓敬副都御史茅大方贈刑部尙書者大理少卿胡閏贈詹事者衡府紀善周是修贈禮部侍郎者翰林修撰王叔英贈副都御史者浙江按察使王良贈太常卿者刑科給事中黃鉞贈太僕卿者御史高翔曾鳳詔蘇州知府姚善贈太僕少卿者知沛縣事顏伯瑋贈大

理少卿者谷府長史劉璟贈翰林侍詔者金川門卒龔
翊及伯瑋子有爲贈禮部員外郎者濟陽儒學教諭王
省贈平陽伯者都指揮瞿能贈含山伯者都指揮朱鑑
贈指揮使者燕山衛卒儲福諡文正者方孝儒諡文貞
者黃觀諡文忠者王叔英諡忠襄者鐵鉉諡忠烈者陳
迪胡閔景清諡忠貞者練子寧卓敬徐輝祖諡忠毅者
曾鳳韶王良諡忠獻者黃鉞諡忠惠者姚善顏伯瑋諡
忠愍者茅大方高翔諡忠義者儲福諡貞毅者周是修
諡貞烈者王省諡剛烈者暴昭諡剛節者劉璟諡襄烈
者瞿能諡壯烈者朱鑑諡安節者龔翊諡孝節者顏有
爲以上公論交孚首陳其說者萬公元吉佐其事者李
公清後之君子徵其實而損益之可矣

明詩綜

古今瓦全者多語曰寧爲玉碎集名玉屑厥旨微矣珠
溪魯鈍氏所藏子寧遺稿瓊海王佐又附以所採乃畧
有次第可觀其詩七言如丹梯下壓龍蛇窟鐵鎖高懸
虎豹關司馬豈無乘駟日終軍又是入關時旋沽南石
橋邊酒走送東風江上船一水東來通漢沔諸峯西上
接岷峨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沈沙自夕陽飲馬窟深

泉脈暖射鵬風急雪花寒天垂鉅野河流急秋盡江南
木葉疎莫怪風流謝安石未應憔悴沈休文皆泠然可

誦 明詩綜

金文靖扈從文皇北征大漠窮沙靡不身歷其詩時露
悲壯之音早朝諸作則又溫潤豐縟典雅清麗和胡祭
酒若思云玉階旗影飄晴雪馳道珂聲動紫塵又金函
奉表來羣辟卉服隨班列遠人又和修撰曾子啟云天
轉蓬萊紅日近春回閭闔煖煙生皆可方駕唐人花迎
劍佩柳拂旌旗之作明人早朝詩如楊子器多至百首

終篇云除却早朝無一事更從何地效馳驅可想見承

平景象矣

靜志居詩話

予嘗考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者其頭
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篆字凡六等
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
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後人以其背
平可爲硯遂去其半筒因呼爲瓦頭硯宣德三年戊申
秋八月予奉使慶邸王以此瓦相遺其篆文曰長樂未
央察其規制厚薄皆同但質形稍粗耳嗚呼此瓦自漢

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追想當時金玉珍奇之物可寶
玩者何限然皆漸盡無遺獨此尚畱人間往往爲士大
夫所愛重豈非所謂鈍者壽之驗歟因書此以識歲月
且以發予之一慨也

文靖集

臨江前輩博雅在宋稱二劉三孔原父至譏歐公不讀
書他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存有六帖雜
記餘皆泯泯國初邑先達稱曾侍郎得之張司成美和
曾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
史蒙金帛之賜曾爲首編禮書歷舉傳記以決是否二

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上幸鍾山撰甘露賦獨見稱賞
嚴陵徐遵生日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筆爲舌一
以舌爲筆蓋指宋學士濂及公云今其後皆爲耕農無
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撰著最富載性理諸書又有
羣書備考傳於世洪武中以十才子舉後致仕歸高皇
親灑宸翰賜之今尚存進士張員外克文鄉進士堯文
其後也

通志

解春雨跋王魯齋晉唐法帖云吉文獻舊邦必有金石
文字之傳往時臨江戲魚堂帖乃劉次莊以淳化官帖

刻之今在新淦縣南溪水中絳帖已逸其半間有存者皆模糊帖近在秘府人間皆不可得見矣此晉唐雜帖數紙皆淳化官本之外金華齋一百年前石刻也石久已不在獨此拓本有魯齋先生題識其後人文英寶藏之以示予豈惟字畫之工與紙筆之精好其一時文獻猶可因是想見也

文毅集

洪武中淦人黃桀有詩名徵爲周王時府伴讀著詩海珊瑚其集佚不傳今所傳有句云移舟秋水渡載酒夕陽亭磐石中流坐青山夾岸看野田青處麥千頃楊柳

綠邊人幾家山頭一夕風雨過門外雙溪春水生行看野岸數楊柳驚起沙頭雙鴛鴦殊有風致可誦

皇華紀聞

臨郡有芙蓉廳其地闕寂素爲土神五聖所棲先大夫在邑庠時郡司理新昌余公稷延入官舍訓其子後以官舍稍促移置廳所是夜神無所止卽從余公舍拋擲磚石或焚其檐屋數夕不止余公請還舊舍先大夫以事近怪不之許一夕夜分有水夫楊姓者聞人叩門聲甚急往啟門見一人與之鬪比明不見楊乃大病數月方愈先大夫或偶出諸學士夜宿則舍中棹椅移置錯

雜殷殷有聲先大夫歸又寂然余公苦其擾一日俟先大夫出密徙舊舍乃得無他蓋先大夫素敬鬼神而不爲詔瀆故不能爲之累

浣水續談

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嘉靖甲子江陵陳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湫隘因拓寺爲基鑿池十畝餘架石橋其上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得石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脈真殊不可解後陳改蕭姓相傳故郡人云第壬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解在庠之左公割讀書臺

之半爲書院其中是歲產瑞芝一叢頗盛公出以示予嘗作芝問一篇蓋爲此也

秉器集

隆慶丁卯張水部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爾水部因舁弟屍徙置野廟中走關公祠祝曰俟於先王異姓也猶能情篤某親兄弟奈何忍弃於此死去十有五日水部視其屍不變因私念曰營魄能無離乎我嗷嗷然哭之魄不得載營矣與僕屏息廟中夜亦不敢舉火且走俟祠捧明水一盂燔祝詞投水中歸以沃屍

擗頰抉其舌少瀝之頰忽有泚水部顙侯彌急一夕屍起懃然立立忽仆僕走告水部曰幸矣急入提其耳曰某在斯覺微有息水部低語曰弟來弟來已喉噎然聲出謂形不類已水部按方寸閉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微若欲視者乃索鑑照之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自死至甦凡十有八日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

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

秉器集

同年刑部郎張宗質克文弟宗欽堯文幼與余同學在膠庠俱以童子列高等先後領鄉薦歲丁卯與同年敖

化甫鯤萬州守李紹賢鄉進士吳子明質愚同舟北上舟過清河宗欽病痢方愈適運舟乘風來勢甚駛宗欽乘舟小幾爲所壓遂驚悸昏憤病增劇乃移就桃源武安廟飲食絕不入口宗質同化甫三四人購醫顙神無所不至顧視肌骨消盡僅僅存膚皮著骨上氣且絕喉中第有聲一線出一日忽大聲作武安語爲言病狀病勿藥且將愈且云舟中有魁星弟兄俱得力如是者日三四然聲止則寂如死者宗質又同諸君禱他廟中路子明日吾輩此行第盡吾心疾萬萬無可爲者還至寢

所忽又大聲指子明詈曰汝中路云何疾可生願謂之死也又顧宗質曰第勿藥將自安母若人言死而弟宗質輩咸相視驚愕已又寂然同舟日久北上期迫化甫三人乃爲具棺衾別宗質哭而去宗質獨俟廟中令一童侍寢所如是十有七日忽口中微有聲僮就床聽之問兄安在宗質至問之始稍稍應然氣息微甚以米汁灌之稍能下自是飲漸進聲漸高肌肉漸起一月始復舊初語時宗質恐傷之不敢悉問所向已乃曰自病劇後我乃從諸水神遊上帝以黃河將決命理其脈我從

諸神捉地脉若人間理繩狀自清河起溯河源乃止工畢時我乃與水神爭席鄉人蕭公勸我亟歸我乃從河源歸蕭公者縣大洋洲人死爲神封英佑侯後封順天王其神最顯江湖間宗欽亦家大洋洲云宗欽至京師同舟者咸疑以爲鬼余從京師訊之言病時事歷歷且云修河時事甚異不能殫述是歲同舟五人化甫宗質俱擢第黃河決一如其言少宗伯大倉王公爲作回生傳辭多不載

河上楮談

郡城南黃家山爲黃給諫移寓新喻簡霄騰芳由正德

甲戌進士授石首縣歷大理丞平反有聲擢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進南京副都御史提督操江陞兵部右侍郎
尋乞歸家於郡城時給練仁山亦移家城南與布政使
敖英順德同知聶璜俱以耆年致仕相與結詩會倡酬
爲樂人以比洛社之盛云

心遠堂集

邑前輩傅先生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市肆見酒
壚少女心竊慕之是夕夜二鼓有扣門者未及起視門
己自開見一鬢執燈前導一女子從卽日中所見也因
與之狎異日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傅心疑之歸

取一劍置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揮之躍而去一狐也

怪與人無異惟舌冷如冰及門自開爲可訝也

汾上續談

陳子野芹系出安南國王永樂中避黎氏之亂遂家南
京子野中嘉靖甲午舉人六試禮部不第謁選知奉新
縣調簡寧鄉之官九十日謝病歸結青溪社聞笛懷朱
比部云空林寂寞雨絲絲折得梅花未滿枝正值鄰家
夜吹笛倚欄無限故人思虞山錢氏序金陵社集云海
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
宏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墀陳大聲徐子仁

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歛集風流宏長
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
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
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
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
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交以舊
老而蒞盟幼於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還唱
和頻煩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此金陵之
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游

宴治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
矚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
城懷古爰爲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
橫飛篇帙騰涌此金陵之極盛也戊子中秋余以銀璫
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編蓋曹氏門客所撰
集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舟壑夜趨飲獵且改白
門有烏無樹枝之可繞華表歸鶴悵城郭之併非撰文
懷人吁其悲矣謂我何求亦無膏焉覽其文者謂淋漓
盡致盛衰今昔之感具於是矣然錢氏攷之未得其詳

青溪社集倡自隆慶辛未而非萬歷初年也朱秉器停雲小志云青溪自後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淮清之間有邀笛步者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陳明府芹卽其地爲閣焉俯瞰溪流頗有幽致歲辛未費參軍懋謙約余爲詩會其上於是地主則明府次則唐太學資賢姚典客澗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參軍倬黃參軍喬棟周山人才甫盛貢士時泰任參軍夢榛先後游而未入會者則張太學獻翼金山人鸞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公遠王山人寅黃進士雲龍夏山人

曰珣紀亳州振東陳將軍經翰汪山人顯節汪文學道貫道會沈太史懋學程文學應魁周文學時復癸酉復爲續會則吳文學于玉魏廣文學禮莫貢士是龍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每月爲集遇景命題卽席分韻同心投分樂志忘形間事校評期臻雅道前會錄詩若干刻之命曰青溪社稿許石城先生敘其首續會錄詩若干吳瑞穀序之會余領淪郡符任參軍入興都稿遂散逸後方民部沆葉山人之芳入焉余馳書社中期稍收輯無何胡民部費參軍以誑謫黃參軍以領郡行已

親澹縣志 卷三
方戶部亦因事出盛會不常良朋星散回首江東雲樹
在望秦淮煙月黯爾銷魂因記舊游畧次其姓氏篇什
如左按此青溪社集之本末始備錢氏止觀曹氏門客
撰本而未見秉器小志故也 明詩綜

費左軍民益名懋謙少保費文通公子也家世爲鉛山
人自文憲公宏以龍首當揆文通繼起鉛山之費遂爲
西江甲族民益以貴公子顧折節下帷讀古人書性又
喜吟以蔭入爲御史臺都事青溪之社民益實首倡之
又從樞府第構籌筆軒客星槎淪茗焚香山人墨客延
接無虛日嘗以十月邀余籌筆軒因命余記其事時庭
菊盛開因共呼酒飲花下各賦一詩達旦乃罷又招余
避暑天界時炎日方熾且從城中來黃塵僕僕隨馬足
民益煮茗山中竹院共坐松窻下岸幘撫几清言竟日
薰風徐來拂衣袂飄飄然若遊水精域中隨出酒對酌
各賦詩二章去余領渝州適盛仲交來因共卽席賦詩
贈余靜志居詩話民益裙屐子弟綽有詩名兼善山水
梅竹相逢一篇源出繁欽楊方別吳中四子云與君相
逢處乃在青溪濱何意溪頭柳能令傷客神與君相逢

處乃在邀笛閣何意笛中曲能令心不樂與君相逢處
乃在射堂上何意堂前月勞勞生夢想與君相逢處乃
在冶城官何意冶中劍飛躍各西東我昔承清盼君亦
憐我姿願以朱絲絃報君青桐枝終日不成縷對君空
自持願以江干菑報君蘭蕙芳終日不成芻對君空自
將願以青玉盃報君金琅玕終日不成琢對君倚長歎
願以錦繡段報君貂襜褕終日不成章對君長煩紆贈
君愛流晷我亦慎區區所貴各努力聚散誰能無中情
既款款徒倚亦何須古人皓首言君諒不我殊

乘器集

羅念庵夏遊記云余歸田之六年得石蓮洞於傲廬之
北自是頓息山水之興如醉者遇芳醪無復羨慕誠不
自知其何也又明年爲戊申友人王龍溪期會匡廬天
池遂輟以往是時五月下旬暑氣初熾二十六日登舟
至新市邀尹道與以父命辭晚泊玉峽徵君樓其下卽
徵君蕭雲邛故居蕭以布衣受知當道王三原折節下
之往復論學其事功可稱良有以也二十七日至新淦
訪同年吳雲泉饒湖田二十八日泊白馬邀盧虛舟朱
周卿二十九日宿河泊所盧朱皆畏暑挾醫以行三十

日午泊石頭口將取道建昌從者皆顧望不肯行以汎彭蠡入南康爲便返至南浦附商舟六月朔拂曙將發醫自城來云龍溪昨暮南上矣遂乘艇泝流而南宿曲江初二日至豐城追及之同舟爲錢緒山貢元畧王濟甫因與虛舟笑曰事豈可逆睹哉方友人見尼余堅欲往不虞其遽止也子欲挾醫醫謝再三不虞其弗用也從者顧望衆頗怒之不虞返舟之邁會也醫將入城衆疑其逃不虞入城之有聞也諸君期於天池亦不虞遇於劍江也自今視之孰爲然孰爲不然而又何足以動

吾意哉是日南風盛作中夜宿樟樹初三日龍溪將晤張浮峯大參於臨予不得辭暮同會慧力寺浮峯知予故態謝遣郡邑而後來初四日出天王寺登舟盧朱別去宿清沂初五日至新淦同飲雲泉湖田所初六日至玉峽邑令成井居以錢王同門邀會後山寺初七日自玉峽趨石蓮酷暑中入石室毛骨灑灑不禁偃伏懷濂閣下余以近歲所學相質且述逃世之樂龍溪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爲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卽於己心有碍故此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

稍有偏便落無情此二氏見解吾儒之所不道者因指
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
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溪笑曰終是受用
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說本之西銘西銘本之孔門
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又明日緒
山題石而出弔周七泉連榻而宿各指所病莫不冷然
初十同宿徹廬露坐月下友人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
不一久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
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
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
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衆始嘿然
明日諸君別如安成二十五日會於青原四方及同郡
之士先後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能容每日升堂諸君
發明良知與意見之害退則各就寢所商確俱夜分乃
罷予嘗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
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
湧過一時潔淨不過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緒山曰
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

此倒巢搜賊之法也勿謂盡無益也七月二十三日解會龍溪與貢王二君先歸邀予同擇龍虎山中爲江浙會所予以先忌歸祀祀畢與周柳渠王有訓發同江八月朔至新淦吳雲泉以弟之喪將如杭歸櫬約同行初二日復遇龍溪市汶明日將至南昌龍溪入城別浮峯余與貢王避處玉清宮靜鶴樓初四日雲泉至入其舟初五日先發密頭侯龍溪午後以王汝敬來遂發晚泊八角樓初六日午過趙家園登舟尾望彭蠡宿瑞虹初七日午至龍窟龍溪易舟漏下十刻泊餘干上三十里

初八日先龍溪舟發會於安仁邑令黃兩山桂應溪與弟軌先後相見黃乃雲泉門人攀留再三不可別去宿上流二十里初九日早食至鶯萱潭始知安仁下八里舟趨潭步泝溪入可盡龍虎山下流之勝聞言已不可返凡時過而悔大抵此類也午間黃令遣人相行壘十里許遙見遠勢若青雲乘風旖旎不定之態問之輿人答曰此仙巖諸山也令人神爽飛動自是沿途流視如墻壁四立馬牛奔風者不可勝數約四十里過郭家渡輿人告勞暫休仙巖寺中食罷復出江上乘小艇沿洞

新澤縣志 卷三
觀之臨溪數山上偃下網如龍鐘老人偃僕附物而行
又如蒼蚪天矯孳空上騰溪轉開石巖穴錯出從行童
子呼曰石上那得有懸棺乎余以爲石勢類爾則又徧
指爐竈罌餅門闔倉櫃謹叟詫訝余亦眩惑斜倚艇中
倒觀之復艤棹登坡睨望崖中器物皆實不謬土人以
爲飛仙故宅余見石山多外竅而中空豈避難者從中
拾級據高臨險久而堙其穴入處耶同遊者或然或否
會雷雨至風迫水湧棹顛危甚促冒雨返寺中寺中壁
板有張郎之書道勁可愛是夜與龍溪共榻言別因請

指余之短龍溪曰念庵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
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已而
龍溪令余有言余謂此番對兄尙覺於人情上牽連不
斷大抵過於厚善遂致防檢稍疎此中澹泊得下卽無
染着耳明晨雨止欲登上巖寺與人給以徑滑不可遂
循石麓穿雲行二十里至真人府府臨溪溪南有山如
九陽巾四山盤旋勢不險迫風氣秀敞前所見奇詭峭
厲者在其下流形家咸以爲善而上清宮在其左五里
許府中有裴道人年六十獨處西院一室披褐色衣稿

面而碧瞳見諸君入冷笑呵呵顧其室徹席塵几蕭然無繫余與諸君分坐地上道人倚樹斜立口嚙嚙多不曉了忽呼茶相款茶畢輒呵呵且曰沒有甚麼便就是只等門者曰胡不向諸公言修養乎道人蹙額大聲曰世人言修養多是向人乞討全沒了自己有自己便好了也所言槩如此有頃自言曰夏桂洲也不久了則又怒日向空嚙嚙不休有頃拱手肅行復呵呵曰世界儘寬正好遊一笑而別其神氣頗閑靜蓋已知醒心者是時夏未被刑而云云者猶嵩山王董故事也既出門者

賀曰道人喜怒不常自來未有今日恭敬余亦呵呵午後息上清宮精思院之虛軒晚遊鶴歸亭亭爲張虛靜煉丹處其庵猶存已而登昊天閣真風寥陽二殿殿閣與府皆嘉靖丙戌敕建纔二紀梁柱已蠹敗怪而問之侍者曰凡敕建必京師工作利在數易故用速朽計耳余曰速朽可必乎曰木液而糝采者腐築未堅而斃者侈漫而多震者圻速完者速朽矣余顧諸君曰有是哉十一日貴溪邑令周君遣人修餽周與龍溪鄉媼又余同年履所之弟雲泉避去不食余不能拒與龍溪數酌

而撤是日柳渠病瘧午後應溪至晚同眺福地樓入碑亭觀松雪虞揭諸公手書宮中道侶千餘人多以符籙取給四方凡方士挾術至者真人必館穀之以羽翼其教此外無他奇也初青原議擇浙江會地以龍虎爲勝至是厭其喧劇十二日聞冲元幽阻同諸君往雨下如注入門深林複澗水聲漉漉登愛山樓蒼青四塞迥異人世心頗悅之遂題樓壁云嘉靖戊申中秋山陰龍溪王畿宣城貢安國王汝舟新淦雲泉吳遠吉州念庵羅洪先王託洪都王緝安仁桂軌同遊仙巖入龍虎山冒

雨過冲元觀登愛山樓憑闌四顧萬木蕭森感年華之不畱慨朋簪之難盍日者青原之會緒山錢德洪晴川劉魁東廓鄒守益獅泉劉邦采諸君子相期選勝名山論心晏歲偶逢茲境良副夙懷且楚越道理適均而朱陸異同可合鵝湖地近再求續於荒盟剡曲舟來永言歸於新好共勤遠志無負斯文

念庵文集

盧翰妻李氏名妙慧有貞操宏治初盧會試不第畱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寡強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博子啟李自經者再不得死廼

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爲婢以全節操啟不之奪李侍母不離啟先載鹽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拆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懷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煙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盧翰妻李氏題旣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船多臧河下教隸誦詩往來鹽船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告以

故李驚喜曰吾夫尙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迓蓋恐明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至盧寓館爲夫婦如初蓋李歸謝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善護持以遂其志及是歸盧母亦歎異

堯山堂外紀

金文靖題新淦曾仲方輞川圖云距邑治之西沿流而下一舍許有地曰輞川山明而水清洲渚交互煙雲斂舒魚鳥之浮沉上下檣帆之往來開闔長天鏡涵遠樹櫛比江鄉勝絕處也昔右丞輞川其名勝不絕於談士之口地名適同幽奇偉麗之觀清閒曠遠之趣不減於

彼好事者爲寫輞川圖

文靖集

墨林清玩者蕭職方伯辰宦遊四方三十年澹然無所嗜好公餘之暇操觚染翰篤於翰墨圖書輯當時名士大夫善書者爲一卷名之曰墨林清玩也天下之物可玩者多矣金玉綺繡聲音采色之屬皆衆人所好玩之至美而至貴者不同衆人之所好怡情養性得其所以爲樂可謂極天下之清而無害極天下之玩而無厭者矣卷中所書若翰林侍講曾棨子啟翰林修撰沈度民則中書舍人許翰鳴鶴朱寅孔暘沈粲民望朱暉庭暉

浮梁丞陳登思孝皆擅名於一時者

文靖集

梅谿在金灘新淦故族宋惟學之居惟學種梅溪上歲久蕃茂大者交柯屈鋏如龍盤虬攫偃蹇樛曲不可名狀其小者雜然以生挺然以遂彌布於水濱籬落之際者尤衆也當窮冬沍寒百卉凋謝孤芳獨秀鮮妍高潔而殘雪初霽溪流淺清月色澄映幅巾杖屨延佇徘徊詠歌逍遙招逋仙於天外揖姑射於雲間芳馨襲人萬籟俱寂恍然如入羅浮之境遊西湖之渙一時高懷雅致邈不可尙作軒俯臨溪榜曰梅溪清隱士大夫相知

者爲之作詩以寫其幽逸清曠之懷由是梅之植日盛而溪之名遂顯

文靖集

映雪齋新淦沂流而上曰沂江沂江之上衍迤清曠聚處者數百家而孫氏爲最盛多衣冠之士所居有佳樹茂林清泉白石前睇大秀玉筍諸峯左挹楓岡右枕大江之流雲嵐蒼翠山光水影迴抱映帶宛在門庭孟修占其勝焉孟修襟懷灑落資質秀爽好爲歌詩袖所作數十篇與談論累日慕先人之遺芳齋名映雪雪之爲物極天下之至潔至白而無以加當嚴冬洹寒縹紛交

下萬籟俱寂月輝向夜居是齋也洞然虛白超然自得將與造物者爲徒而遊乎太素之表矣

文靖集

雞曙軒淦水之東鄒氏居也其居書田者蓋數世矣至宜昇兄弟始徙居歷山築室買田家益饒裕尤嗜學不怠嘗闢一軒而名之曰雞曙所以示勤勵以警懈惰也夫羽虫之類可愛者衆若鳳凰有九苞之奇鷓鴣有萬里之運野鶴之清唳山雉之文采鶯之遷喬鵲之送喜鷓鴣之行鴻鴈之序至於戴勝之知時王雉之有偶皆有足稱焉而古今人蓋嘗託之以資詠歌或擬於圖畫

以傳示永久若雞者無羽毛之奇聲音之美乃獨有取於斯者何哉蓋嘗聞是禽也備美五德專職司晨稱於孟氏見歌於詩人其來也尙矣宜昇兄弟當東方未曙之際旦氣既清之時惕然而省恍然而寤謹之於幾微之始防之於念慮之初使吾爲善之心無一毫之敢忽而怠慢之志無一息之敢萌夫如是則朝斯夕斯惟日孜孜所以致勤勵以警怠惰者寧有窮哉彼有自暴自棄終日沉酣如醉生夢死而恬然弗省者視宜昇所志豈不有愧焉

文靖集

雲谷御史姚伯良藏書別墅宋一俊題壁一絕云幽人托跡在空谷鎖日白雲掩茅屋石橋有路鳥飛過流水琤琤响寒玉其高寒清寂之境可想

冰壺集

秀峯山一名席帽峯其右爲馬鞍山在治南二十里唐時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異屢舉不第爲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離身及登第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混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席帽峯與雞籠峯相望邑隱士孫之鳳詩側聞天馬躍遙見碧雞從

正謂此也

青箱雜記

解文毅新淦高氏愛敬堂記子游聖門高弟也然余嘗疑其節文委曲於心或有所畧蓋其言曰喪致乎哀而止又與同志講難大學之道自灑掃應對一切皆易之疑其簡易多大畧也故其問孝於夫子而夫子告之曰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言今之孝不如古所以微示子游而未嘗顯斥其過也善乎先儒之言曰直恐其愛逾於敬使之考其心術之微或有偏勝之過則與世俗無幾矣故事親如事天而必生於愛敬愛而不敬者常有之

未有敬而不愛也予嘗聞給事中金幼孜爲言新淦蔣山高氏系出歸仙今宗益兄弟二人讀書能孝作堂以奉親名之曰愛敬蓋習於禮而篤於敬惟恐其或流於世俗之見也其亦嘗味乎孔子告子游之語歟不然何以揭之扁而又告其友而請之歟必其婉容愉色益乎問安羞饋之節和氣順承乖戾不生宗舜兄弟之養而能敬又必其母慈之愛而善教懿行之誠豈無本歟尙日勉焉而不渝其家慶未可得而擬量也

解文毅集

解文毅舒嘯軒序聲之動也未有不由所感也雷霆之

砵匄風水之震蕩聲之出於自然也鐘鼓之鏗鏘瓠匏之激越笙磬之擊發聲之出於使然也假於器以出是聲也人之歌呼悲號笑嘻哭吽噫嚶呻吟慨然而太息劃然而長嘯者假於口吻喉舌鼻嘍噏呼轉運動定以出是聲有萬不齊感有萬不齊齊之以不齊而自然者出於器矣器虛而感生焉虛實相形動靜相摩也孰爲有形氣爲之感孰爲無心理爲之主彼有無虛實動靜皆賓來而予從此之謂齊之以不齊也淦人毛仲鼎兄弟卽山林之清逸無市朝之紛拏主於靜也而以舒嘯

名其軒豈七聲體備乃獨有適於嘯乎登高而望遠感物而興懷雷霆風水自然之聲日變其前而不能動其嘯之靜也舉足而近涉觀物而匱煩感人而匱應浩然思安而劃然之意塊然其中不實其虛也然則其主也固無時而非恬淡沖漠之地其感也固無往而非清和會適之天也得於嘯不泥於嘯非若成公之賦蓋拘拘也歌呼悲號笑嘻哭吽噫嚶呻吟喜未嘗不嘯怒亦未嘗不嘯也嘯以舒其志意之所觸所傷亦必舒而後能嘯也何也山鳴谷應風起水湧此何如其感也仲鼎知

使然之聲不異於自然之聲也天地萬物固一體也則一軒一嘯也心齋坐忘無以異也不然則春蚓秋蛩嘍嘍灌莽之中皆有聲也彼且何所感也此非知道者不足辨焉仲鼎兄弟與吾友子寧練君善既已求其記他日以予言告之則聲感動靜之妙必有相契於微者焉諸大夫喜爲舒嘯軒詩因以弁之

解文毅集

盛時泰仲交謁王元美於小祇園三日之內遍和王擬古詩七十章元美爲之氣奪而於朱比部獨稱門下士有送朱之任西蜀詩天邊雲樹依臺遠雪後春濤出峽

遲云云仲交爲子娶婦其妻戒勿他往忽與友人往城南古寺數日乃返妻怒而罵之乾笑而已張肖甫開御史臺於句容仲交醉搥軍門之鼓肖甫曰安得此狂生必盛仲交也邀入署飲達旦乃別

靜志居詩話

正嘉之際湖田人才爲盛子惠子聞子愚子約子醇子孝子見皆有俊聲受業於納庵陳先生每試其制藝常加賞歎易禮詩三經爲專門之學而其時春秋之傳莫盛於安成子約乃往受業於高宗儒文居周與叔業孔之門兩家門人日刮月磨迄有成就又從易粟夫游易

亦以春秋名家者自是新淦之士咸以其學爲師友淵源所漸納交廣焉

嘉會堂文抄

雲田彭提學綱題饒道亨金臺識別圖云自先王有通有無之政以足國利民而後世之業其事者如弦高之著於鄭卜式之著於漢其人皆有可稱也今國家以煮海之利募人入粟實塞下天下之應募而往者吾臨郡之人爲多臨之爲郡山夷水平無險阻奔怒之勢故其民敦厚寬綽而不鄙譎近自登用隱逸之外其富家巨室之子往往儒服儒冠遨遊江湖間時捐其所有以助

公家之費道亨固人傑也又足以慨夫食君之祿而不効其力者曾不若富者之委輸於國也始余識道亨之兄於瑞筠山信其爲落落智義之士所謂二惠競爽難兄難弟者非耶何時得造湖山之堂而親覩其肥遯之樂也

嘉會堂文抄

朱秉器官蜀臬時寄梅禹金書云升庵先生夫人黃嫺於文詞生平琴瑟頗不諧先生卒遺稿有存者盡付之丙丁其爲侍御公收拾者什之五六耳與諸書所記頗異詞恐未足信先太師總制川湖時曾刻升庵逸稿丙

丁之云亦未必然也

皇華紀聞

新淦盧閔侃善琴與大洋洲蕭氏聯姻侃髫時從外舅雲庵學英佑侯一見遂爲忘年交永樂甲辰侯將仙蛻侃往訪之坐語移時乃別侃後入蜀艤舟李渡李渡人方廟祀侯熊士昇者以侃與侯密請爲文侃敘侯家世仙異甚詳侯之聲靈益著侃夜宿舟中夢侯來謁指山中一物曰此非高人莫與也子寶諸晨起登岸見垂楊曲覆斷橋沿流行里許小屋欹斜一老嫗護鴨數十頭俱如夢境有木浮沉橫泥水中爲鴨上下通視乃琴也

濯以清泉諦視有盧氏家寶四字侃知爲侯貺增金徽玉軫焉按琴譜有盧琴侃子孫遂奉爲家寶云

秉器集

楮談云畱都大內丞相府有五穀樹質堅如鐵石樹中能生物如五穀予嘗採其說載入春草堂偶見異聞門中或以爲幻予按山海經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大荒南經有載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載處是謂巫載民巫載民盼姓食穀不稼不穡食也郭璞註曰言五穀自生也天下事理之所無安知非事之所有山海經雖志怪然東

方朔識異鳥劉向論反縛盜械人劉敞說駁皆取微不
誣然則楮談殆非幻也

春草堂集

練中丞朱處士孺人張氏墓誌朱昌從予游十三年洪
武二十五年邑以秀才舉於京除虎賁左衛倉使明初
嘗舉秀才太祖實錄洪武四年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爲
蘇州府知府童權爲揚州府知府十年二月丙辰以秀
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
爲戶部尙書當時最重此舉昌爲諸生清苦刻厲無俗
好去官閉戶讀書洵不愧秀才之目

明史

邑東鄧氏居山中家業儒族大而富相傳其先世喜延
接青鳥之術爲卜一地 在道傍池中池爲某姓物不可
得乃收綿布數百疋若將往閩中貨者覆之池走詣某
姓借宅曝之因以布託某暫貯之而去久不至其人家
稍落取其布貨之一日詣取布則盡矣度其家無可償
值因謂曰前布落池中數也既無可償願得池爲田灌
溉足矣因爲券納之青鳥者令實土其中而決其水葬
之日掘深數尺見一石匣不知何物啟之匣中有二鴨
一飛去一爲家人折其足仍置匣中葬後家族益盛今

呼其地爲石匣池云

楮談

拔貢李鰲

字建坤嘉靖間湖口教諭陞始興令穎敏亢直目光炯炯

聲如洪鐘任湖

口時學署有怪鰲不懼夜懷挺假寐一長髯人金冠絳服執笏拱手撮口一吹鰲左耳已聾奮挺亟擊仆地唧唧而竄尋燭之得一穴掘深三尺赤色長鬚死鼠在焉剝而稱之重七觔腰有凝血易曰晉如鼯鼠鼯鼠能人立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詩曰相鼠有體是也然金冠絳服執笏以嬉無禮已甚依隱門墻卽能吹耳成聾日久必滋穿墉之訟夏楚而斃宜矣

白醉瓊言

提學副使金灘朱璉之母張太夫人賢而奉佛贈公疾劇太夫人侍掖中夜稍睡忽見金色半開蓮花一朶香盈一室生於大士供席急呼贈公醒視諦審觀音畫幘蓮瓣之開合色相之欹斜一一相似微分新舊耳太夫人自是長齋繡佛贈公之疾旋愈

朱秉器文集

國朝

康熙壬寅使君施公閏章分守湖西振興人文倡明理學講學清江白鷺之間紳士多景從之乙巳駐節吉陽道過金川邑令胡之琳偕紳士迎公講學於讀書臺下

惜陰書院舊址畱韻誌別是冬邑令胡之琳建堂三間
中爲施公講堂復祀陶公及公孫潛又移勉齋黃先生
木主並祀焉使君以裁缺議下去士民畱之龍岡書院
請講學三日乃送之使君江使君江者臨江城外清江
也民以其名清曰是江如使君因改名之至是不能別
復送至湖會湖漲使君所乘舟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
爭買石膏填之以渡乏食賣其舟而歸作賣船行云誰
言在官有餘祿倒篋購書猶不足誰言薄宦無長物故
人贈船如大屋載書千卷船未滿四座詞人命絃管清

江白鷺伴往還楚騷歌急吳歌緩自擬相將汗漫遊歸
來蕭索妻孥愁親朋爰顧只空手不如棄此營菟裘近
日括船軍令急戰艦連檣如雨集大船被執小船破長
年竄伏吞聲泣去官那敢說官船汎宅終輪枕石眠欲
藏無壑賣不售且繫青溪蘆荻邊

舊志參合毛西河集

山谷金刀坑詩云窮鄉阻地險篁竹嘯夔魑惡少擅三
窟不承吏追呼懷書斥長吏持杖塵公徒破家縣令手
南面天子除宛陵公大坑歎云叢山如劍戟灌木蔽峯
岑其水獨南流溪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匪自今

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
蚩亦赤子念爾爲沾襟招手語父老鴟梟懷好音
國土今廣大荒隅且獻琛民頑實吏拙繭絲非所任
何時免素餐引疾投吾簪竹源坑云殺虎防啞人
芟蔓莫畱根畱根終遺患傷心不可論竹源數百家
今餘幾人存竹外有源泉血流泉水渾此盜故比鄰
媼姪如弟昆一日成燎原收骨無兒孫熒熒數寡婦
零落依空邨凶年嗟半菽撮土招游魂人亡畝稅在
淚罷還聲吞

家久道化成食樵革心然讀長者之言可云歌以代哭

癸 愚山詩抄

卷三

雜志

五五

勻糧編甲沿編儒戶相傳始於明之中葉縣宰某好行
其惠乃有此例宰素愛士士倚爲師宰一日承府檄出
境與鄰邑會勘論不合忿爭竟日適境上有社會士子
聞父師來羣集接輿鵠立以待鄰邑宰顧左右曰彼衆
我寡去諸由此有儒戶敬長與急公之義兩不相背然
此或附會之談而柳南隨筆載其邑亦有官戶儒戶雍
正二年官欲汰去有私以汪殿撰應銓名投牒冀免革
除者故事官批訟牒必以硃筆點訟者姓名縉紳則用

新治縣志 卷三
殊圈時喻宗棿爲令誤以筆點汪名汪作詩曰八尺桃
笙臥暑風喧傳名挂縣門東自從

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是儒戶不獨新淦有矣

柳南隨筆

釋九達言臨江祖堂有四淦得其三若就源若儲山若
東山皆祖師開堂示寂之地華光寺宋時普吉禪師大
慧杲禪師駐錫於此孝宗元年九月詔問佛法於杲適
師臥疾特賜太慧之號淳熙三年其徒佛照承旨住靈
隱召至京師帝問其嗣法何人照對以普吉後得大慧
打徹帝歎息未見其人載傳燈錄九達來淦掛擔西禪

寺釋無念畱典賓客西昌梁天清司淦訓導與語悅之
明年戊午請主華光寺以清約見性高尙之士皆深相
敬信 有竹園集

城隍神祠右側爲丁公殿乾隆初有胡姓者業醫一目
微眇爲人治病有效有不效夜分就寢聞叩門聲起視
則肩輿俟於門喧嘈雜沓蜂擁以去至一處若官府由
旁門斜轉升廳事病者隱几以待燈下燭之瘠瘦可畏
初以爲病容也聆其言作洛下語切其脉脉亦沉瀆於
是裁紙構思見一人捧硯至形製奇古注目久之病者

曰此澄泥硯也疏方畢視之爲六味地黃湯曰某土病先生濟以水不忌尅耶曰不然六味地黃湯乃仲陽之妙製其中溫與涼配澁與滲配收與瀉配公之脉宜瀉宜滲宜涼且土燥則金病滋水涵金我爲公調和水土也病者曰止某病恐非內治所能療且日來幸爲我講外治法可也顧左右曰堂上翁將升座先生休矣速登輿脉金安在納諸袖中揖而退復蜂擁以歸天漸明返臥於牀嚙語大作妻呼曰先生夢魘耶適從何來紙裹物安在出諸袖中則灰也他日入城市猪猪逸入城隍

祠匿丁公案下見土蜂作窠室神鼻恍悟前因爲剔去之召搏塑者重新神像自是業益精眇能視喜曰我今日識丁矣

參引沈金齋名醫方論

清江楊補之墨梅擅絕宋季張之壁間蜂蝶皆集臨淦傳其法者於明則張壽遠近則程孝廉惠山孝廉居京邸楊中丞備兵江安畫梅贈別系以詩云聞香佇寄江南驛對影先描嶺北枝別有深情傳不出歲寒松竹得棲遲後十年由徐州來蕪湖權署自慶兩峯後植梅頗繁袁子才所記盡是劉郎去後栽者是也孝廉月夜玩

梅忽感寒疾翼日遂卒遺畫猶在壁也其平生耿介不
俯仰時好與補之畧似

補之墨梅譜參引子才詩話

康熙時邑文學段持平屢試不遇於有司其行經鳳凰
山云水占鷗沙何處訴雲生鳳嶽爲誰來慰同人落第
云朝看霧靄嘉潛豹夕聽雷喧厭聚蚊自傷云愛子不
忘身後事報親那遂昔年心其志亦可悲矣七言佳句
如竹簟初清秋有信紗窻忽白月無疑一泉飛處憑高
閣亂竹陰中過小橋經冬菊艷秋畱色接路林凋地改
形學士花磚輸客步女墻煙嶂爲誰容此間到夜猶清

晝何事看花亦熱腸鄰家屋角高金字獨坐樓頭展玉
書地鋪紅葉供樵步天襯丹霞送鴈號未曾霜下寒差
薄底事吟成客忽哀風捲宿雲孤寺出潮生野澗一舟
橫白月又來如密友名花相對勝香醪花知客在如頻
笑碁爲人間偶一敲身事逆知如是了樽罍安肯漫然
拋鍊馬簷頭猶祝敵金魚盆裏亦江湖雲山外到書函
冷竹樹中傳梵語涼摘花有禁香長在步月非醒韻不
佳昨夜月明畱異客初秋雲氣尙奇峯讀書有味祈加
壽埋劍多時不計名白鴈啣蘆風助力清泉激石雨添

聲雲識故人長繞楊梅隣孤客盡開花池上風迴鐘不
渡空中鳥過葉爭飛雨餘蛛撒蛸蟪網月破鈎沉蛤蜊
塘架設簷邊書易曝甕經霜下酒微乾廚爨不來如願
婢周旋那得愛才奴離魂不寢通宵枕遠夢妨人半夜
燈銀牀汲水浮桐葉玉案調弦漾月波小灶無煙宜近
榻空階積水亦成渠隣婦攤衣懸屋角山僧索字餉茶
芽岑樓可倚深更月宿雨全荒銷夏園故人渴想茶難
解秋雨涼猜燕欲還衰夢久違心裏客豪吟時過酒家
樓桔槔懸處民餘力禾黍登時鳥變聲此類甚多皆堪

上接古人明臺與大史王芝圃隱士陳次沙孫之鳳翮
和當日宛陵公提唱後學爲風雅總持清江白鷺之間
法席相承而明臺實未參末座抑又何也

耕心堂集

明臺之兄持寬亦有藻思偶適外郡初不爲衆所知會
郡守以鳴蜩賦試士呈所作守奇之待以賓禮其賦云
時維仲夏陰翳成林爾其蜩螿於衛蜩蚷於秦螿切於
魯蟬螂於陳飄然一身隨地而名不食而廉候氣而信
無巢而儉飲露而清五常之性任天而行嗟哉蜩乎呢
喃乳燕婉轉流鶯當春日之載陽胡不一發其聲空中

鴻鴈歷亂雲程寒霜鷓且血灑胡賓草木枯落兮胡不
驚人一鳴乃於一陰潛伏萬彙榮昌荷芰出水蓮房噴
香據高枝而偃仰偏悲鳴而若狂可憐野農秉耒憇息
片時聽餘音之迫促催過隙之遷移甫胼手而舐足旋
雨接而風披又有征旅長途力窮氣涸望花影之扶疎
停須臾之駿駱忽焉天籟悠揚吹笙鼓籥思故鄉兮狼
奔惹歸志兮雀躍又有逸客騷人明窻淨几玉屑侵衣
清談激齒畏螳螂兮音泚泚歌落梅兮韻縷縷又有繡
女閨媛銷金高臥夢遼西兮迢迢化蝴蝶兮箇箇恨楚

郎之弔笛難聞乃齊女之愁聲遠播黃梁意斷天涯白
晝沾襟獨坐甚且附朽木之營敗絮其中入朱誕之室
妖魔爲禍嗟哉蝮乎何爲引類呼朋此倡彼和意者動
以腹鳴類吐話之由衷聲非口出狀金人之緘舌世濁
予清人愚我哲彼蠶螫而亡蚊貪而滅螻蟀巧語而被
籠倉蠅惡耳而自絕孰若吾蝮或抑或揚或歌或唱至
若髯吐龍涎鬚眉具焉斑文豹變文章炳焉花妝楚髻
冠裳被焉調譜吳音歌舞起焉甘林泉之樂高士之行
焉作不平之鳴丈夫之音焉暮雨聲喧豈必雷始鳴夏

薰風曲送應知鶴欲摩天若夫蜘蛛牽絲則其珠簾繡
幙也蛙鼓螢燈則其佳節良辰也蝶拍鶯簧則其絳嶺
鏗鏘也蛾眉秦首則其漢宮姝婉也環飛蠢動則其唐
廷僕從也蚪字蟾書則其府史胥徒也蛇弓蠹箭則其
綴衣虎賁也野意遨遊貴不事君臣之蜂蟻風餐快適
富不羨子母之青蚨於焉其聲嘒嘒嘒嘒聚羣居聲之高
兮如壯士鳴斗聲之低兮如牧豎吹菰聲之樂兮如弄
玉引鳳聲之哀兮如蔡琰歸胡聲之遠兮如洞庭之笛
聲之切兮如瀟湘之竽聲之慷慨兮如漸離之擊筑聲

之雋越兮如冰鏡之融壺如其或號清林之樂或浮碧
草之莖或作紫衣之舞或簪綠鬢之纓或集朱舄之頂
或名樂浪之城不過遊戲三昧逐境遷情終未若五月

高鳴足當文士之品評

耕心堂集

雉與蛇交遺卵於地遇震霆則入土更深久而成蛟鱉
江陡漲下流多被其害水退後斷梗殘薪漂泊水面一
農夫晨起行田見寸木齊切如管游泳自得觸土土崩
拾視無縫無孔寂然不動投之水圍圍洋洋因共駭怪
以刀破之出一土鱗首尾皆白跳躍異常偶讀查他山

盆魚詩魚吹花片亦生瀾水擊鵬飛一樣寬下得南華
新注脚藕絲針孔是奇觀歎其小中寓大陸表民云鱮
字從會性健善擾守魚以鼈養魚以鱮鱮入江水則死
流水魚白止水魚黑此鱮生於止水而鬣尾能白豈有
物憑之耶殆不可測矣

埤雅

巴邱周瑜埭明嘉靖五年析屬峽江周祠墓在焉近時
文士畱題猶係以新淦徐延壽新淦縣拜周公瑾墓云
水畔巴邱古縣開周郎祠宇傍泉臺霸圖當日成何事
才士無年實可哀荆楚干戈終古恨小喬環珮幾時來

天涯孤客逢寒食特爲停舟醉一杯咏周墓者當以此
作擅場延壽閩縣人公勳之子藏書與曹能始謝在杭
埭漁洋山人以孝穆期之

感舊集

有楊生者多才思性滑稽淦俗有經學鄉學歐陽公馮
道傳村夫子遺下兔園冊卽今所謂鄉學也師徒授受
如昔時賢文之類按湯若士牡丹亭填詞昔時賢文把
人禁殺其本流傳已久一棺木舖倩鄉學師題聯師艱
於措辭適楊至求助於楊楊曰師所課何書曰昔時賢
文纔誦何語師憮然大笑曰山中也有一千年木世上難

新治縣志 卷三
逢百歲人 昔時賢文

秀才懸壺必大書儒字以別於市醫某生懸壺之日楊
操匕箸入其室生知其諧謔也逆勞之日客何需楊曰
某昨食指動必嘗異物生笑曰先生誤矣昔言藥也有
以異乎無以異也楊睨眎曰我以若作糯醬耳不得其
醬不食 論語

泰山如坐奠東國於磐石之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山
水可徵人事也淦學宮正面楓岡盤固安穩其山不連
邛陵以爲高飛泉下瀉珠玉隨風有三公坐而論道之
象城北青峭數峯雙尖拔起者爲羊角銛銳似戟特立
不撓前明金文靖以建文科第位至保衡洪宣老臣富
貴壽考練子寧以洪武鼎甲職任臺司抗節不回赤族
剝膚雖夷險一致易地皆然地氣之說信有之歟

國朝王新城尙書皇華紀聞誌新淦之山單椒秀澤青在
九峯之上海寧查他山太史粵游集新淦舟行雨中望
玉笥山詩兩崖陡拔滄江起亂插芙蓉雨新洗觀雨詩
人所言得茲鄉山水之大致矣 皇華紀聞參引敬業堂集

江西舊志載陶母墓凡五處一在撫州臨川縣南四十

里抱江山村本豫章古今記所傳爲信也一在饒州鄱陽縣城南四里云卽形家牛眠地也一在臨江新淦縣東百步有南唐徐錯碑今圯一在南康都昌縣石壁山唐皇甫湜舒元輿俱有銘碑一在九江德化縣白鶴鄉鶴問湖則今志所載陶母墓處也今詳晉書陶侃本傳疾篤上表云臣父母舊墓今在潯陽緣處存亡無心分違以救國臣修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蕃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蓋陶公本欲遷葬長沙以疾篤不果則陶母墓終在潯陽

當以九江德化爲真都昌古彭澤地亦屬潯陽猶爲近似若晉書雖言陶公始家鄱陽母湛氏新淦人不必有墓也至葬臨川尤爲無因今通志刪其重複屢出者特據史傳斷在九江惜其說猶未詳盡故更爲之演繹若此

江西考古錄

鄉曲之評於歐公則色喜於荆公則不然沈歸愚乃云江西之人往往諱言新法非也竹籬茅舍之鄉皆拓瀧岡文以當家訓曾有將荆公之作什襲裝潢者乎亦足徵三代之直矣邑孝廉劉則熙擬會南豐與介甫書云

鞏啟與介甫遊處且三十年矣比介甫相天子立法度
變天下風俗士爭於朝民謗於野而介甫且曰非某所
敢知則亦非鞏之所知矣夫事以時異治以道同而所
謂道者則事與時爲變通者也古者欲興天下之大利
則必先除天下之大害國家自寶元慶歷以來契丹北
挫下寇西牽力屈貨殫天下凋敝數十年於茲矣今二
虜雖曰通好然歲賄金繒數十百萬敲骨吸髓莫非枯
吾赤子之血而得也若復駭以未聞之令繁以無藝之
征縱介甫有辭而時固不可矣今天下方病癰潰裂蝕

爛膿血日流不止所以僅能飲食勉自支吾者元氣未
卽敗也介甫不以此時固安精血而直爲此營營一日
中氣就竭雖有扁鵲不能不望而却走矣鞏聞先王之
政體諸易簡之宜而必通乎上下之志洪範之稽疑曰
三人筮則從二人之言不謀於龜不謀於筮卿士逆庶
民逆而汝則從毋或未之有濟歟不濟而曰吾其終濟
洵洵者無怪其然矣夫法之所立凡以爲民民所不便
則其勢不得不改傳曰徵諸庶民所惡勿施此之謂也
漢文帝時天下富庶匈奴不敢犯邊蓋安內所以攘外

也故軍政日避實而擊虛虛者非壁壘之無備兵革之
弗整也上違其道下離其心民積怨讐觀變而事發誠
如此且得無爲寒心乎然天下曰弊介甫曰利天下曰
貧介甫曰廉如使善政必須自言而後信也則堯舜三
代之治亦不勝其口辨矣介甫誠欲助上以興大利則
莫若專意西北練兵選將謀焉而成利然後動以此繫
契丹諒祚君臣而標其首於旄頭之上反此數十年歲
賄數十百萬之金繒及河北河西割地以紓吾積患而
除其大懟然後口不言鎔銖之數手不操尺寸之籌而

天下固已無不利矣且夫利者天下之通欲也有制焉
斯上下均堪以恪守耳今必曰由此則利由彼則不利
天下化之紛爭攘奪上下交征此則所謂危國之道也
向者司馬諫議以征利爲言介甫曰吾爲天下理財不
爲征利鞏則曰王者富藏於民豈嘗屑屑而爲之所哉
財不在上則在下耳不然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
不得闔門而與子市而門以外莫入焉雖盡得子財猶
不富也言出介甫而豈其忘之耶

新編

普門觀音品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

着於本人若惡獸圍繞利爪牙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
無邊方此因果懺悔之說也淦南咸陽里有畜玃玃者
孳生營利酣飲酒壚舖糟醪人與物恬然適也久之
玃老而疲縛而芘者遂宮之負痛號憤一日畜玃者醉
偃於牀有一物突入其室人立而啼者猪也呼聲如吼
一足斷矣楊誠齋詩曰田家不遣兒牧猪老鴉替作牧
猪奴不羞卑冗頗得志草根更與猪爲戲人與馬牛雖
各樣一生同住烏衣巷騎之不穩驅不前坐看頑鈍手
無鞭以此始者以此終豈無因歟

誠齋集參引法華經

金文靖孔克寬傳洪武初造城磚克寬董其役晝夜盡
瘁以身先之人皆樂於趨事上無稽違之責下無疾怨
之聲及後核實田畝復委克寬經理纖毫皆得其實未
嘗以己意妄爲增損人皆服其公平四百餘年斷垣殘
礫中猶露此磚製博而修旁有鐫題州守陳策督造者
考明初元季之臣與強宗巨族例徙置濠此磚殆城濠
時所製歟

參引明詩綜

皇華紀聞新淦二蕭神東西相望九將軍者爲西蕭老
官爲東蕭長江中分一居白馬一居大洋洲邑西門外

臨江潯有蕭晏二神合祠晏爲清江人一云墓在新淦泥江口下弦王齊音有晏廟詩謂本江中棕繩爲怪許旌陽以法印擊之中額遂稱正神按國憲家猷載猪龍事有漁語衆云云問其姓曰晏公也如其言上江岸成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山是云晏公遂封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不云棕神也

國憲家猷

淦山之澤者多萃東北薌林寺後一峯拔起佳冶窈窕者爲美女峯與百丈峯相望隔江遙映如丈人之視幼女今俗謂妻之父爲岳丈皆云起於張說之子均然漢

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壻山裴松之注三國志言獻帝舅董承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岳翁丈人之名漢晉已然新淦文士近來作韻語者多省百丈峯爲丈峯則丈峯美女二山之名安知異日不同於小姑彭郎之訛乎

參引三國志

舊傳黎子雲赴朱墨泉觀燈之招月下遇鬼酬和乾隆丙戌有楊朱二生訓徒爲業苦其拘束相約六月解館入航源寺結夏淦俗師徒於六月散學七月秋爽擇期上學十方寺觀每年四月十五結夏上堂七月十五解

夏散堂結夏遇雨謂之雨安居丁亥春朱以療亡楊如期結夏忽一日散步松陰意少倦坐而假寐見朱來手執鮮荷葉數柄問何往答曰折得圓荷三四葉遮風遮雨獨歸時綠陰幽草無拘束山靜一聲蟬墮枝雲醒猶聞荷氣按伊川先生聞晏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笑曰鬼語也意頗賞之

小山詞

邑南饒氏女每日巳午之交心口一片熱如火燎形漸痿痺百治不效一醫教以香油煤雞子黃貼之用百步峯和井水飲之少頃吐出一物如子黃蠕蠕而動撥視皆水紅虫也疾由此而瘳醫和謂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內陰而外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盡知之其爲陽物而內熱或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肝而蒸晦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

博濟方

孫氏婦年逾不惑腹漸膨臍以爲孕也愈久愈大漸艱於步殊無他苦逾二十年身漸縮小愈久愈細漸難卽席及沒棺虛其半世之奇疾都不可曉宋時有身縮小成小兒者呂縉叔知制誥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

畫如鈎者設過盧扁當以何藥療之

說儲

茗菴之製鬪異爭奇嗜者至近日極矣淦初不植茶玉
筍皂嶺諸峯間有產者製亦不精今則處處種之窮鄉
僻壤無不嗜茶味別新陳質衡輕重色辨精粗蔣心餘
所謂家無擔石且去尋旗槍可笑也茶具或煎錫燒磁
龔春壇盞以古爲貴愈小愈佳謂壺小則香不渙散味
不孰閣茶中之味不先不後只有一時大早則未足大
遲則已過茶碗襯櫟他處用錫用銅用髹用藤江西用
磁霽紅翡翠青花白皮胭脂界紋之屬唐建始中蜀相

崔寧之女以茶杯熨指取櫟承之啜而杯傾以蠟環櫟
子之中央繼以漆環代蠟更環其底其製愈新以至百
狀資暇錄

朱中丞秉器上申文定啟相公閣下柱石三朝斗山一
代天人首策蚤傳漢殿之臚喜起載賡遠協虞廷之詠
崧嶽降申保衡命奭有堯舜湯武之君必啟稷契伊周
之佐五百年而名世八千歲以爲春當日相臣居中制
外江陵一震之威再傳猶凜遺烈史稱文定爲相務承
帝指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爲簡易上下恬熙法

紀由此不振生申之頌能無懦乎

明史

邑南陳氏女蓮幼有慧性女誠諸書畧能成誦元夕降紫姑神虔同鏡聽休咎頗驗神示以誦多心經卽通其義製募白衣觀世音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庶幾或今生或來世成壽者相三千世界願者三千五百阿羅施以五百又南海普陀鰲頭觀世音石像係明慈獻皇太后題詞黃金殿上清卿筆白華山前大士身忽然幻出鰲頭上不墮人間萬劫塵蓮題云滿月之面蛾眉拈花之手柔荑呈礙恐怖無有顛倒夢想遠離

活潑潑上下察也戰兢兢溯洞從之不住色聲香味觸

法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南無大慈大悲

多心經

雍正十三年壬子秋七月曹州鉅野產麒麟山東巡撫

臣岳濬繪圖奏

聞

朝廷不貴異物

誥誠修省邑太史王泰姓作麒麟贊按紀曉嵐相國如是我聞載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子前輩多有賦詠獅形如黃犬聲如銅鈺一鳴則百獸皆戰栗飼以豕鼻嗅之豕

已怖死此與陶南村帝廷神獸事相同 知稼軒

明成祖呼文靖之姓而名之曰金老實始終恩禮解大

請無紳以君臣而諭以父子卒不保其身事君數斯辱矣曾

得之學問經術皆有可稱而詳審精密能盡所長數年

之間以韋布而超三九之列謂洪永爲恩威不測少不

當意輒罪其臣者毋亦事君之術有未盡歟明承元運

因革損益以漸而張文字之拘牽元時已甚朱竹垞太

史靜志居詩話言元時進賀表文忌諱者一百六十字

著之典章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選仙死病苦

沒泯滅凶禍傾頽毀偃仆壞破晦形傷孤墜隙服布孝

短天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

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埽擯缺落典

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

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述師剝革

睽違尸板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沉埋挽

升退換移暗了休罷復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別

逝泉陵此延祐元年十一月定儼者以古準今豈能悉

避太祖於文字之微罪諸侍從特承流以揚波耳 靜志

化治以前制藝悉本經義孫偉德領成化戊子鄉薦悉刻其經義以行周虛白識蔡文莊於髫年其後卒成理學名儒當日江西樹道幟者一峯東白爲首稱也偉德詩不多見虛白集猶傳其寄偉德詩云天地丈夫懷了了江山風物景完完寄東白云獨恨一峯呼不起孤忠自許共誰論亦不墮擊壤遺習東白清癯長不踰中人秦陵御經筵請講大極西銘諸書帝特設低几聽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明紀綱目

羅念庵氣節文章頗類東坡書翰之開爽亦復肖似罷官後與邑副使吳雲泉登山臨水隨處畱題邑東六十里潭邛有乳泉念庵飲而甘之手書刻石嘉慶間淦司訓張濤記云去潭邛西北數十步爲獨龍山山麓有泉出石隙中坎深尺餘方廣不及四尺清冽而甘冬夏不涸聶氏聚族數百家日汲於是會不少竭其流可溉田數百畝以是地多膏腴雖歲旱亦稔明羅念庵先生過此署四字源潔流清爲里人珍藏又署獨泉滾滾流餘慶雙峽悠悠適雅懷之句亦刻之楹間予來潭邛飲水

而甘問而知爲是泉也復得見念庵詞翰意適久之顧
謂獨泉之語先生特取以儷雙峽鄉人襲其稱似不若
以泉之出山擬龍之健行爲尤雅切詢之聶氏諸君子
僉以爲然不訝其與古人牴牾也爲之記復係以詩時
嘉慶壬戌四月十日按東坡惠山泉云茲山定空中乳
水出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
隨所蓄或爲雲洶湧或作線斷續精品厭凡泉願子致
一斛倘遇蘇仙此泉又置調水符矣

參引東坡集

王侍御雲煥出守青州謁劉文正於邸第文正命石庵
相國題扇贈行青油便面泥金代墨得七言長律一篇
擬唐人方干山居之作文正語侍御曰敝州梨可口也
過啖毋妨侍御曰敬奉教人問之曰相公欲我清心以
明目也

新淦軼聞

國家

重熙累洽

嘉慶元年普海耆民

恩賞皆衆帛冠帶淦南一老年垂九十元日書春聯紀

恩述懷云

義農新歲月煙火老神仙此亦陸放翁鬱壘自書誇腕力之
比也乾隆乙巳元正千叟宴時仕於朝者劉吏部世寧
年近七十

恭頌

筵宴有紀

詩載藝文志吏部之父高密令學瀾領康熙癸巳鄉薦至乾
隆癸酉重遇鹿鳴詩云秋闈幸際諸君子桂籍能容老
少年儼而未赴按北平黃叔琳翁方綱俱兩預鹿鳴

榮宴山東王新城尙書有儼預鹿鳴宴詩後亦未赴今集
中所載得第重逢辛卯歲是也

參引漁洋詩集

綵勝桃符今易以紙箋繪像景龍文館記四年七日賜
王公以下綵縷人勝荆楚歲時記或縷金箔爲人以貼
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花勝以相遺邑大史王泰牲綵
勝賦云大皞乘震句芒運神歷三元而肇慶蠢萬物而
爲春初陽騁於東陸媚景聚於靈辰維閨房之逸事因
時序而同新綺戶風柔筠簾晝靜凝寒乍減蘭抽茜玉
之階暖氣初浮苔點落梅之徑憐旭日之方長憑女工
而貽贈剪以春光成茲綵勝重理隔年之線晷影相輝

預尋七夕之針巧心先印承華殿裏樣從西母以傳來
浮玉河邊圖借東皇而瑞應繫小物之玲瓏宛深閨之
宜稱堪承鬢側欲上釵頭彷彿環連宛轉鬪璇璣之錦
依稀璧合參差疊碧玉之鈞傍梵宇之欄杆千層疎密
映翠翹於璣珥五色綢繆流芳珠閣凝妝翠樓舞鏡裏
之雙鸞綵禽休妒降林間之弱羽嬌鳥知偷荆楚餘風
歲時小紀長遣韶華閒克饋遺同心暗結詎方形管之
貽微波未通遑解漢臯之佩更或搜傅姆之篋昔者如
之笥獻罷尊章分來幼穉問佳人於機畔織素慙此語

塵蓬勃中一見傾倒自是晨夕無閒而

意氣甚豪謂富貴所自有有官可階掉

肯就日月煎人摧撞息機忽忽不覺向之拔幟少

年塲頓作老禿翁可爲長太息矣雖然使雲舫得官

不局海尉耳固圍有筦鑰會計有簿書職小任煩日不

暇給帶見上官首下尻高唯諾維謹少不稱意叱咤

隨之雲舫堪此耶今以江西一韋素輕裘緩帶長揖名

公卿彈碁賦詩所至虛左稱老友翁慷慨多意志視居

鄉里足衣食稱善人者不侔矣雲舫不亦人豪哉余獨

羨之者行年七十矍鑠健飯每啖必盡一筵之饌出
杖安步當車面渥丹雙眸炯炯有光彩隸古今聲琅琅
然搢豸五莖元尚黑世有此老必巖棲谷隱頤養天
和長生以自娛而雲舫浮於淮達於漢馳騁燕趙
齊尚卜乘燭遊有投以金丹藥云神仙可求者
等

戀人間樂也余雖與翁交亦安能測所至

大隱朝市雲舫其然乎